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3

我的中尉

〔俄罗斯〕达尼伊尔·格拉宁 / 著

王立业 李春雨 / 译

Мой лейтенант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中尉

〔俄罗斯〕达尼尔·格拉宁 / 著
王立业 李春雨 / 译

Мой лейтенант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8626

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

Мой лейтенант

© 2012, 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中尉/(俄罗斯)格拉宁著;王立业,李春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Ⅰ. ①我… Ⅱ. ①格… ②王… ③李… Ⅲ.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Ⅳ. ①I512.45

Ⅰ. ①我… Ⅱ. ①格… ②王… ③李… Ⅲ.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Ⅳ.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1256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06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3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70-2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2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十一届,共有二十个国家的六十九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肖丽媛	盛 力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管士光

秘书长

欧阳韬

俄罗斯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刘文飞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南征 刘文飞 任光宣 吴泽霖 张建华

达·格拉宁的《我的中尉》，用鲍·阿维林的话说，是“最新一部讲述战争真实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对既往卫国战争文学一味颂扬的英雄主义的颠覆之作。作品以啜泣、断续的语句讲述了战争的恐惧、血腥、苦难与丑陋。借助在战争中九死一生的普通中尉之口，讲述战壕士兵的饥饿、苦寒、流血与牺牲，与之对立的是司令部的逍遥、冷酷与麻木。小说用纪实的笔触，运用寓意、意识流、论争等手法刻画了战争中人性的撕裂，展现主人公中尉与从他身上分裂而出的同貌人 D 一同经历着肉体与心灵的战争之伤与战后之痛，表达了作者对战壕伟大“小人物”的同情与敬畏，正是战壕兵卒经受了旷世苦难与惨绝死亡，才坚守住了自己的祖国，建树了千古荣光。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Книга « Мой лейтенант » Д. Грани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ю “ последний роман, по мнению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а Б. Аверина, где есть правда о войне”.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сильно снизило пафос однозначного воспеания героизма, общепринятый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романа кажется отрывистым – возможно, из-за вызываемых им слез. В нём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ся крова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безобразие войны, ужас, горе, которые она приносит. Писатель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увидеть войну глазами рядового лейтенанта, чудом оставшегося в живых. Именно о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немыслимом голоде, тяготе военных будней и страшной гибели солдат в окопах. 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Д. Гранин описал неоправданную жестокость, бессердечие,

равнодушные генералов и маршалов к рядовым солдатам войны.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енных будней, используя иносказания, поток сознания, полемики и другие приёмы, Д. Гранин раскрыл сложный процесс раздво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лейтенант и как бы “вышедший” из его тела “Д”, – оба они испытывают страдания от ранений и боли, которые чувствуют не только в теле, но и в душе, не только во время, но и после войны. Роман пронизан авторским сочувствием и уважением к “маленьким великим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отстаивали Отечество, покрыли неувядаемой славой страницы его истории, сумели выстоять в этой великой войне, безмерной по числу потерь, горю и страданиям.

Жюри Премии

“Лучший зарубежный роман года 21–го века”

致中国读者

我很幸运曾两次到过中国,并为它改革图新的干劲而高兴。今天的中国已经让我不再有早先的忧虑之感,相反,在这个国家,我看到了捍卫欧洲文明及其伦理价值的保障。

我的新小说被译成中文并出版对我来说不啻一件礼物。我乐意认为,这本书将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或许对他们有所裨益。

达尼伊尔·格拉宁

2013年9月14日

译者前言

二〇一二年,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文学大书奖颁布,九十三岁高龄的达尼尔·格拉宁(1919— ,原姓盖尔曼)一举夺魁。素以科技题材见长的格拉宁竟以战争小说斩获此奖,而且以另样书写为俄罗斯战争文学又添别样力作,不能不说是亮开了俄罗斯文学的奇观。

无须说,战争题材并不是作家的创作主打,正如作家本人所言:“我不想写战争,我有别的主题,但我所经历的战争至今尚无人触碰,它是二战历史中唯一一场在战壕中熬过来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半,共九百个围困日。我们生活与战斗在战壕里。我们在墓地里掩埋了死难者的尸体,经历了最艰难的战壕生活。”熬过战争九死一生的格拉宁,写出“我的战争”。实际上,这是他长期如鲠在喉的愿望,尤其是每当想到他的战友几乎一个活着的都没了的时候,一种良知、一种责任化成一种冥冥使命:“不写是不对的,我得写。我必须把这个故事留下来。”于是,到了耄耋之年,积蓄了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回忆终于凝集成一部惊世作品——《我的中尉》。

九十三岁高龄的格拉宁借助于这本小说究竟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的战争故事呢?

这个故事并不是写将军的丰功伟绩和部队的凯旋,其人物远不像“青年近卫军”面对法西斯入侵的同仇敌忾,豪气万丈,甚至不同于肖洛霍夫《一个人的命运》的普通人一旦祖国需要时的坚忍不拔,也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瓦西里·焦尔金》中普通一兵的乐观幽默,小说以战争的艰难、恐惧,以及惨不忍睹作为背景,让一个在战争中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普通中尉尽情诉说那场素称伟大卫国战争的恐怖、残酷、苦难、血腥与丑陋,讲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战壕真实”。同时,小说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战争给侥幸活下来的“中尉”留下的经久难愈的内心创伤。

小说没有爱国主义的高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我可不想用胸膛去保卫祖国”。战争的面貌并不是神圣的,而是祸从天降时人们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奈。战争胜利的代价是战壕士兵的饥饿、酷寒、炎热、暴病与战死,将军元帅们远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是冷血无情地将大批大批的士兵推向血腥危境、丢进绞肉机。在这部小说里,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构成了可怕对立,普通一兵的命运与叱咤风云的将领的命运势不两立。战壕的战士们拼着性命在打仗,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在苏联情报局的报道中常常连个名字都挂不上,而那些长官却坐在司令部里靠着死亡人数来累积自己的显赫战功,亦即他们的战功是与士兵的死亡人数是成正比的。作者借人物之口表明一个严酷的真实:若要把卫国战争历史重写,我们就会看到某些赫赫有名的将领的名声将大打折扣,他们的战功恰恰是垒筑在战壕士兵的白骨之上的。作者意在表明,战争需要有人性的将军与元帅,他们理当最大限度地避开可能出现的险境,最大可能地保全士兵的生命,尊重他们的尊严与荣誉。小说以人性为本,试图说明,任何政治的图解、政

治情绪的加盖,都是对人性本真的玷污。应该如同尊重自然本身去理解人的自然本能,应该允许面对炸飞在身旁的血淋淋的尸块表现出惊恐与害怕,允许面对加了好几遍盐仍难以下咽的腐臭马肉和不远处飘来的德国肉排面包的香味,去动乞食甚至投降的念头,允许他们面对别离与死亡做爱与性的发泄……恰恰是这些兼莽撞、脆弱、怨天尤人等多种缺点于一身的战壕兵卒默默扛过战争,并最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赢得了战争。他们才是卫国战争的真正功臣,而不是那些趾高气扬的将军元帅。

小说家格拉宁调动多种艺术手法,展开这一面貌独特的战争故事的讲述。作家让身处绝境的中尉体内分离出另一个中尉“D”,但这个分离出去的形象没有果戈理“鼻子”的招摇撞骗,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面人”中的高略德金的卑鄙无耻,也不像施瓦尔茨的“影子”的投机钻营。格拉宁剔除荒诞与魔幻,将人物融于真实的现实。尽管从中尉身上同样衍生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性格——一个年轻、冲动、孟浪而又浪漫;另一个聪明,知道生命的价值,并学会了与现实环境的对立——但这是战争残酷背景下的人性撕裂。他们各自按着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而活着,两人都有自己所诠释的真理,但同时却也以不同的面目去多元领受战争,多了对战后社会的复杂现象的双维审视,但都为同伴死去而自己活下来而自责。最终,貌似分离,实为自然合一——是“我的中尉”的必然归宿。就叙事功能而言,中尉“我”与中尉D共同担负或分解着作者的叙事人身份,适时地互换角色,互为补充,由单个的不可知视角汇聚成整一的多维可知视角,立体展示战争的真实面貌,一并揭示战争留给人的生理之痛与灵魂之伤。

格拉宁运用一以贯之的纪实手法,运用日记摘录、回忆片

段等多种形式加强了作品的纪实特征,展示了未经粉饰的真实战争与真实战壕,写的是在战争炼狱中挣扎的士兵所经历的很多自然感觉:饥饿、恐惧、寒冷、炎热,生理的剧痛激发心理的偏激,即恨政府、恨侵略兵,“想骂谁骂谁”的怨毒情绪。作家铸就的是血与肉的最平常身躯,即每个人都想活下来,兑现自己的人生等待,同时也期待着被别人所等待。作品运用意识流、梦境、内心独白等多种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了一个杀过人、一个被人杀却又侥幸活下来的低级军官的复杂与错乱的心理情状。小说叙事时间穿越了半个多世纪,从希特勒入侵苏联,一直写到苏联解体。小说既写了战时的悲惨,也写了战后的悲凉,甚至让人无法探明谁才是战争的赢家。正如俄罗斯一位评论家所言:“我们固然不能够因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奋战改变什么,但驱走了外敌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改善?没有,一点儿也没变,还是一切照旧。”战壕幸存的士兵还是孙子,司令部回来的长官还是爷。这些爷赶赴一场场战争报告会,谈起激战与胜利眉飞色舞,唾沫四溅,而最具战争发言权的中尉,却只能洗耳聆听。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不仅写出了战壕与战场的真实,同时也涉及了战场归来的战士如何适应和平生活的话题。我们的中尉一直处于杀人与被杀的痛苦回忆中,他找不到自己在战后生活中的位置。战后的两个中尉,一个一如从前的单纯、浪漫、自信,对自己国家尚存希望,他始终心系战壕、前方,而不见容于眼前的现实。而从战场回来的另一个中尉,在家庭生活中也成了“不称职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他充满疑虑,满带给不出答案的问题,过分的愧疚感,面对每一位亡者,他的罪过就在于他还活着。叙述像一段段笔记摘录,战后生活与战前回忆在这里跨越时空而交错,落脚点,是战争留下的内伤,亦即“战争病”是难以治愈的,经历

过死亡和将人推向死亡的人是无法回到日常生活的。此外，对战争性质的阐述，对士兵作用的评价，对司令部长官行径的指点使得小说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甚至对苏联帝国的坍塌，都有精辟的评说。作者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苏联祭”情怀，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只会带来一个更糟的社会。这是对祖国大业的拦腰截断，对国家的背叛。

作家的语言风格值得玩味。作品通篇的叙事语言多为短句，有时甚至一个单词就是一句话。这种行文客观上造就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言时断时续，一个个语词就像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一样，艰难而又沉重，更像战争的残酷及其揪心的疼痛让作家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子，时常让人感觉得出叙述中含着带泪的哽咽或泣不成声。列宁格勒围困，还有列宁格勒防御，保卫者与入侵者相敌对，在作者业已撕成碎块的叙述语句中一一重现，像马赛克，镶拼出米开朗基罗式的战争壁画，又像地狱入口处但丁的一行行诗句发人深思。语言特色决定了景物描写特征。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个短语的多米诺式滚动，似一个个场景的迅疾切换：遮天蔽日的轰炸下的棕红色蚂蚁在奔跑，白色毛毛虫因此从树枝上垂落……无形中浓郁了作品的悲剧性叙事，时不时使人想起汨汨流淌的血水与潸然而下的泪滴，同时也让读者陷入沉思，人在战争的狂飙中犹如一粒草芥，一粒微沙，那么微不足道，随时都有被泯灭的可能。书中语言惊人的简洁质朴，与整个故事的情调十分吻合。在词语的朴素铺陈中，作者常常将一个句段的中心内容后置，似乎故意营造感官颠倒，凸显那个颠倒混乱的战时可怖的场景，并以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作家写痛苦写恐惧有时候不是靠泪水，而是靠笑。在格拉宁看来，“恐惧经不住笑，笑能将恐惧杀死、排斥、消灭”。

小说中不时插进的幽默讽刺和笑与其说给作品平添几分鲜活,化解了恐惧与悲伤,倒不如说反衬了痛苦与伤感,以及战争间隙片刻宁静与和平的可贵。小说中我们听到左琴科的“笑”,但它无异于一种“含泪的笑”,让我们看到了苏德两军士兵在人为制造的战争杀戮中未能泯灭的与生俱来的共同情感,造成了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喜剧效果。另外,战争的胜利应该归属于“中尉”一样的战壕士兵,最有资格向人民报告战争实况的应该是从战壕中走出的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那个装腔作势、恬不知耻的一八九军将军。这个在战争中远离战壕、漠视士兵性命、坐在变态的司令部里乱发愚蠢号令的将军,此时此刻戴的勋章比中尉要多得多。更滑稽的是,这位并不真正了解战争实情的将军怕穿帮或是老底被揭穿,对中尉的态度是亲昵含带轻蔑,恭谦却含施舍与不甘。再者,小说人物对希特勒对苏联的突然袭击之评说充满了幽默,对俄罗斯社会百态同样是不无讽刺。

俄罗斯评论界称格拉宁的《我的中尉》是阿斯塔菲耶夫《该诅咒和该杀的人》与维克托·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中》的延续。这三本小说三棱展示的不是教科书里的真实,也不是电影里的真实。尽管作家不同,但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血淋淋的可感可触的战壕真实。这种真实是经历过地狱门槛的士兵们多少年都不会忘记的,就文学意义而言,也为俄罗斯战争文学筑起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正因为作者写出了战争的人性真实,写出了战争中人的尊严与人格,小说荣获了二〇一二年度的全俄大书奖的头奖,在俄罗斯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其实,这一荣誉是作家预料之中的,他早在事前接受记者采访中就有言在先:他对自己以前的二十余部小说都不满意,直到年过九旬,写出《我的

中尉》，才觉得这回行了。

究竟怎样个行，光靠这寥寥数字是难以尽显的；要想完全领略这部作品的震撼人心之处，还请诸君详读小说正文。

王立业

2013年9月

您写的是自己吗？

怎么可能，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